兩同書/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夫一氣所化，陽尊而陰卑；三才肇分，天高而地下。龜龍為鱗介之長，麟鳳處羽毛之宗。金玉乃土石之標，芝松則卉木之秀。此乃貴賤之理、著之於自然也。龜龍有神靈之別，麟鳳有仁愛之異，金玉有鑒潤之奇，芝松有貞秀之姿，是皆性稟殊致、為眾物之所重也。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為貴，人不自理，必有所尊。亦以明聖之才，而居億兆之上也。是故時之所賢者，則貴之以為君長，才不應代者，則賤之以為黎庶。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，雖蒞力有余而無德可稱，則其貴不足貴也。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，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采，則其賤未為賤也。何以言之？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，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；齊景有千駟之饒，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。此非不尊卑道阻、飛伏理殊，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，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。是以貴賤之途，未可以窮達論也。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，以其有德也。苟無其德，則何以異於萬物乎。是故明君者，納陛軫慮、旰食興懷，勞十起而無疲，聽八音而受諫。蓋有由矣。且崆峒高臥，黃軒致順風之請；潁水幽居，帝堯發時雨之讓。夫以鰥夫獨善之操，猶降萬乘之尊，況天子厚載之恩，而為百姓所薄者哉。蓋不患無位，而患德之不修也；不憂其賤，而憂道之不篤也。易曰：聖人之大寶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。苟無其仁，亦何能守位乎！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，豈徒為名而已哉。實恐墜聖人之大寶，辱先王之余慶也。故貴者榮也，非有道而不能居；賤者辱也，雖有力而不能避也。苟以修德，不求其貴，而貴自求之；苟以不仁，欲離其賤，而賤不離之。故昔虞舜處於側陋，非不微矣，而鼎祚肇建，終有揖讓之美；夏桀親禦神器，非不盛矣，而萬姓莫輔，競罹放逐之辱；古公避賤而遷居，豈求其貴也，行未輟策，邑成岐下；胡亥笑堯禹之陋，豈樂其賤也，死不旋踵，地分灞上。夫以虞舜之微，非有谷帛之利以悅於眾也；夏桀之盛，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；古公之興，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；胡亥之滅，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。貴者愈賤，賤者愈貴，求之者不得，得之者不求。豈皇天之有私，惟德佑之而已矣。故老氏曰道尊德貴，是之謂乎！